

## 春蔬芬芳

知青歲月，艱辛備至。記得當時曾流行這樣的順口溜：「知青苦，知青苦，出門一把鎖，進門一把火。衣裳破了沒人補，一日三餐將就過……」很長的一串，還有「一年工分這許多，教人怎樣討老婆？」云云，年歲久遠，記不得了。我印象中最突出的還是「一日三餐將就過」這一句。那時雖然到了該萌春心之時，卻是無論如何不敢萌的，萌春心為的發展，一日三餐則為的生存也。兩者相比，自然生存來得更迫切重要。

江南魚米鄉，米似乎是有得吃的，但也常常的捉襟見肘，蓋因「吃大戶」運動「風起雲湧」，冬閒時節阡陌上成群結隊是知青，同學間互相吃來吃去，被攤上吃一次大戶，米囤裡的米就矮一大截，到了開春，每每是囤底朝天，連囤裡殘餘的米蛀蟲也餓癟肚皮，便只能哭喪着臉向隊長預支。隊長憐惜知青，總會幫助解決的。因此對於知青說來，糧食基本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一日三餐的菜。或云，既是江南魚米鄉，便沃野滋潤，四季皆有蔬菜，水裡有魚蝦、陸上有畜禽，一日三餐的菜應該是不成問題的，甚至還豐盛。其實差矣，那時這些物事都很少，農家也忌憚着「資本主義的尾巴」而不敢廣植多飼。說是有自留地，我們知青卻是橫豎種不好，撒些黃豆任其自然生長，秋後多少收些去鎮上換豆腐吃，那應是難得的享受啦；也曾養幾隻雞，但沒等雞們發育健全，就宰而食之，或者說，牠們還是雛兒的時候，我們已

盤算着如何消受牠們了。至於水中的魚蝦，我們更只能望洋興嘆了。有一次我在河裡淘米，兀地有一尾鯪魚躍入淘簍，那魚必是龍王爺見憐的恩賜，以後我就癡想着福祉再現，但河水悠悠，「守株待兔」空悵惘，再不見一鱗半鱗矣。

那時知青中偷雞摸狗者是不不少的，偷偷雞摸狗而已，還有偷摘蔬果，余不染指，就為的對付三餐的枯乏。我們高中生一般不入此道，咬緊牙關熬渡，蘿蔔乾下粥，醬油湯就飯視為常事。實在熬不得了，咬咬牙到鎮上的飯店切一盤豬頭肉，叫一碗大眾湯，扒兩大碗白米飯。但此等享受是數得清的，哪來這許多錢？

偶爾老鄉見憐，會送上一紮韭菜或幾棵青菜。這時，我們會興奮不已。有一陣子有位老鄉差遣他的女兒幾乎天天送來新鮮蔬菜，那鄉下少女還打扮得甚是光鮮，跟她送來的蔬菜一般水靈。起初我們一起生活的三個男知青不知就裡，只一個勁地致謝，後來有知情者悄悄地告訴我們，說是老鄉送菜是幌子，實在是想「送人」，那老鄉是相中了我們三人中的任意一個，想招女婿哩。我們吃驚不小，尋思那老鄉真會使手腕子，投其所缺所好，然吃驚之餘覺得這般也不賴，蓋因這鄉下姑娘真的很中看，並且做農活也是一把好手，如果我們三人中的一個人贅做了老鄉的上門女婿，不是很受用、亦永無缺菜之虞了麼？那麼誰入贅呢？誰也不願，試想想，入贅農家，就真正是在農村扎下根了，我們都期冀着上調回城啊。不過又想想天天有人送新鮮蔬菜真是太誘人了，不捨得放棄，就來個假癡假呆，虛與委蛇，一邊把我們糞坑裡的肥料讓那老鄉舀了，以肥易菜，公平交易，不然，那肥料是可以賣錢的。終於，那老鄉攤牌了，我們乃胸有成竹，虛晃一槍，都說我們在城裡有了對象了。那老鄉很高興，立時斷了我們的菜源。事後我們覺得很對不起他，異日回城給他捎了些城裡好吃的東西，算是還了這人情。

仍是了無盡期的沒菜吃，日子過得暗無天日。到了那年初春，我被抽調去當了民辦教師，這是知青們都羨慕的職位，可以脫離了田里的苦役，可以按大隊幹部標準記工分，還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是中午能在學校搭伙吃上一頓中飯。是極一般



■鄉下的蔬菜對知青們十分重要。 網上圖片

的中飯，幾乎不見葷腥，但蔬菜是很新鮮的，一任蔬菜裡不見什麼油花。我竊喜獲此殊遇，但立即想起了我的兩位難兄難弟，他們依然在「水深火熱」中啊。那時知青都講義氣，講「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對於自己的僥倖當上民辦教師已覺惴惴不安，忌憚着其他知青的眼紅，所以更不敢獨享其福，我就在午餐時把菜留下大半，捎回家去供三人共享。初，兩位難兄難弟不覺得什麼，只以為我中餐的菜特多，是吃不了才帶回來的，後來知了底細，就橫豎不讓我這麼做，我則堅持有福同享，這消息傳到了我任教的學校，老師們皆為之感動，中午在分菜時有意多分給我一些，這消息也為我的學生們知道了，他們就採取了相應的措施——有一天我正上着課，低頭間忽然講台肚裡躍出一片綠意，我定神一看，乃是一紮生青碧綠的韭菜，我就問全班同學這是誰放在裡邊的，眾人回答，只朝着我笑，我追問，眾人齊聲道：「請老師收下！」我無奈，答應收下，只關照下不為例。但從那天起，講台肚裡每天都有一紮新鮮的蔬菜，或非菜、或青菜、或菠菜、或芹菜……凡地裡之所產，講台肚裡之所現。任我怎樣三令五申，那菜就是不斷。由是我每站到講台邊心中就湧漾起了暖流，授起課來愈加精神抖擻、聲情並茂，那是講台下的綠意催放了我心中的春天！

後來又有了新的發展，學生們利用勞動課為我挑起了野菜，有馬蘭、有薺菜、有枸杞……把初春的芬芳都攜來了講台下，於是我們的知青小屋在那一年的春天以及以後長長的日子裡都氤氳着濃濃的春色。

## 越界與事物

越界的也斯已經不在了，可也有朋友記得他所言說的越界如日常生活，如往復來回的音樂：「來到疆界的這邊寫信回去那邊，並不是賣弄眼見的奇花異草以驕親友，是想把兩邊的不同告訴大家，讓大家知道別的人也許並不那麼可怕，自己習慣了的生活態度以外也有其他值得尊重的生活態度呢。」也斯正是跨過一條又一條的邊界，才有「越界」的感悟。

二十年前，也斯在《散文與生活態度》（見《越界書簡》）中對張灼祥說：「我從一個以創作詩文為主的作者，在這一階段好似越出原來文類的界線……甚至有時變成一個以寫作評論為主的作者」，「但我們都知道，界線是不容易超越的，許多時我們以為越界，其實在原地踏步。一個瀟灑的字眼是沒有用的，如果我們不時刻反省自己是否又固定了疆界。」

越界的也斯已經不在了，但應該記住他在二十年前對朋友所言說的「越界」：「越界並不就是為圍牆的倒塌鼓掌，也該去思考牆倒後的新問題；並不就是反百老匯音樂劇捧前衛劇，越界應該是也可以批評前衛劇也不怕去看看商業的東西。越界並不就是大罵『異性戀霸權』、高喊『女權至上』，越界是也有勇氣去檢驗同性戀、女權、素食、New Age、文化研究、後現代、後殖民提出的新觀念那裡有沒有新霸權。越界不是大罵父權、專制、暴君而令自己超然地站在不敗之地，越界是也檢驗自己的腦袋裡有沒有專制的暴君。最重要的，也許是認識疆界在哪裡、界線去到哪裡、自己其實是站在哪裡。要認識界不是那麼容易越的。」

越界並非什麼大道理，只是「想把兩邊的不同告訴大家」，比如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認為人類首先給性慾罩上禁忌，可又通過生命科學，打破此一禁忌；在他看來，文學與藝術的本質大概在於人性的惡之再現，所要表現的正是這樣的動物性。

有時真的需要越過知識的界，才明白「物」乃「雜色牛」——在農業社會，農事與牛密不可分；而「物」又有「事」義，「有物有則」，「物」即「事」也。「物」通常又分為「現成物」或「現成存在物」，「巖中花樹」話頭就是一例：「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見《傳習錄》）

此所以王守仁答道：「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據牟宗三分析：「存在依於心，心外無物，物即是心。」德國哲學家弗雷格（Friedrich Frege）將「物」區別出兩義：一為所指涉的對象（reference），一為所指涉的含義（sense），「看花」不光指對象，當中亦有詩的含義。即物詩（或文）常越過「物」與「事」界線，兩者合體，就是存在的「事物」。

## 文藝天地

趙素仲作品——

### 詩畫禪心（二）

晉代高僧慧永



高山飛瀑沫，  
野寺少燃燈，  
坐對玲瓏月，  
不時心似冰。

晉代高僧慧永詩  
素仲配畫  
甲午春日

晉代高僧慧永（332-414）與高僧慧遠同學於道安門下，亦是廬山蓮社「東林十八賢」之一。高僧慧永在詩中描寫自己在寂靜而沒有燈火的寺廟附近的瀑布旁，對着圓月觀望而禪修，表達出自己的心也如月亮一樣明靜。

有一首很流行的國語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雖然歌詞描寫愛情不合佛法，但也可見世人從古至今都愛以月亮來表達自己的心跡。慧永高僧在那樣寧靜祥和的環境中，不知有沒有想過能夠以如此平靜祥和的心境離開俗世也就是最好的修行了。我例有這樣的想法。

## 悠久的巷——東山三曲之二

下得山來，汽車駛上環島公路。一邊是空靈浩淼的太湖，湖畔林立着入秋綠透的蘆葦；一邊是綿延起伏的淺山，坡地密佈着赤果耀眼的橘林。黑黝黝的柏油路面，路中央醒目的黃色隔離線，靠湖一側堅固的銀灰色金屬柵欄，一切嶄新，看起來剛剛竣工，其實已通車數年。車輪滾動，發出沙沙的聲響，一切皆柔和、柔潤，一切皆悅目、悅耳，是一種毫無瑕疵，抵達極限的舒適。

行進中不時見到別墅，間或出現體量驚人的獨棟，高牆外緊貼密不透風的綠籬，傳遞來令人好奇的深不可測。其實不必去探尋房主乃何方神明，奇異的建築點綴在奇異的湖光山色間，點綴在奇異的環島公路旁。這就足矣。諸多奇異，構成的大氣與洋氣，絲毫不遜於歐美同類高端景區。

朋友預告，公路轉過邊山角，一個叫陸巷的古村落，會呈現出另一番景象。無須多想，依據過往經驗，古村落的「另一番景象」，無非十之八九的殘破與落寞。

一旦真實地置身於因六條古巷而得名的陸巷，我相信，所有初來者，都會生出始料未及的震驚。

一色明清風格的古街沿河而建，條條石道整齊潔淨。兩邊店鋪均敞門納客，寬大的街沿上，再由臨時叫賣的商販擺出各類小攤兒。

遊客成群，似乎時時瞥見稀奇，遂屢屢引發歡聲笑語。

我們穿過熱鬧的明代古街，穿過三座原裝的明代牌樓，從容地瀏覽陸巷的六條古巷。穿堂入室之後，方明白陸巷的繁榮與厚重，源遠流長，奠基於明代正德年間。斯時有一少年，姓王名鑒，生來聰慧好學，於陸巷土生土長。鄉試、會試、殿試，均居頭名，一時顯赫天下，後成為內閣大學士，位於宰相之尊。可王鑒並不戀棧，當官當到一半，迷途知返，毅然辭職回鄉。達官顯宦的故里，頓時人氣驟升，亭台樓閣的建造，從此連綿不絕。雕樑畫棟的惠和堂，與規模、品位均不俗的寶儉堂、懷德堂、會老堂、鑒山堂，等等等等，一共七十二堂，無不留存至今。陸巷因此理所當然，成為江南地地道道的明清建築博物館。

我們自然難以逐堂光顧，僅王鑒故居惠和堂，便耗去整整兩個小時。此處前後五進，縱軸三路，除去闊大的花園，寬敞的天井，僅大小房屋，便多達一百四十八間。就在這座迷宮般的庭院裡，王鑒不問世事，潛心讀書，爾雅為文，著述等身。整整五百年之後，同樣是在這裡，我第一次知道，王鑒與才氣驚人的唐伯虎竟為嚴師高徒，與聲名震天的王陽明則屬忘年之交。

明代之後，漫長的清代、民國，直至當代，

陸巷一直因着天時地利，始終生機盎然。眼下，古村落的保護，已炒作為時髦話題。某些人敏銳，將對凋零的獵奇，上升為商機。拍幾張房破屋塌的照片，寫幾段捶胸頓足的文字，拉幾筆來路不明的贊助，出幾間花花綠綠的圖書。最終，創意顯靈，沾名釣譽的幕後，真金白銀裝進口袋。越來越多的人眼明心亮，古村落的生存，與道貌岸然的聲譽，是兩股道上的車子，離着十萬八千里的長途。

如果人們懷有誠實的純正，一定會顧及古村落的形成與發展、停滯與衰落，必與其地理位置及人文狀態緊密相連。談到保護，更不會忽略建築的價值和社會的現實。許多昔日輝煌的古村、古寨，由從前的通衢要津，退避為如今人煙稀少的冷僻之地。大片大片良田的荒蕪尚無人過問，誰又來支撐閒置多年的房子？

陸巷是一個鮮活的標本，讓人看到古村落的命運，自有順乎自然的軌跡，該死的，活不了；該活的，死不淨。陸巷的一條深巷裡，牆頭上臥着一隻懶貓，陽光下打着似有若無的瞌睡，毫不理睬人們少見多怪的錄像、攝影。表面看，陸巷依舊生生不已地度着如常的日子，但昔日歲月終究已成明日黃花。於是我們欣慰地看到，明代、清代的街景中，活躍着的，分明是今天的人。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

### 2017 一定要得（歌詞）

（一）

祥雲瑞彩，  
佳氣蔥蔥。  
安定繁榮，  
與日昌隆。  
回歸十八載，  
民主奏新功；  
人心皆所向，  
老少樂融融。  
祖國關懷推進政改，  
政府傾聽民意是從。  
求共識，覓大同；  
克服困難尋正道，  
前途明朗志盈胸。  
\*\* \*\* \*

副歌：

香港人，  
善思量，  
有眼光，  
明方向。  
2017有選票，  
一定要得握手上！

（二）

戰鼓擂響，  
義旗飄揚。  
掃平妖孽，  
驅走寒霜。  
殷勤齊落區，  
耐心說端詳；  
攜手向前走，  
民主新篇章。  
政改方案合憲合法，  
合情合理好商量。  
全民志，衆理想；  
並肩共進循正道，  
齊心通過喜洋洋！

副歌（完）

## 燕泥

春，上村樹了。

春天好像是一夜之間到來的。光禿禿的樹幹一開始什麼都沒有，再後來，樹皮的顏色開始慢慢轉變，有不屈不撓的力在枝頭拱成一痕骨朵的模樣。在經歷了反反覆覆的升溫、降溫與沙塵之後，有一天早晨，在北中國，你會突然發現一樹的鵝黃色綠葉，或者一隻麻雀站在嫩葉的枝頭啼叫。

這時候，春天已經快過半了。

與人邀約，去田野裡「踩泥」。別人喜歡遊山玩水，動不動就跑到麗江或者八達嶺去長見識。我則喜歡一個人到田野裡去，腳下踩着鬆軟的泥土，看看新長出來的薺菜、牛耳朵棵子（一種葉子邊緣肥大的野菜）、苦菜。忙裡偷閒，騎着電驢子晃晃悠悠親近田野，也是一種休息。

回城的時候，隔着層院牆，竟然看到幾隻屋簷下的燕子在啾啾！這春天的黑色的閃電，一瞬間就把我給打暈了。母親曾經說過，燕子是奇特的生靈，牠能預知人的品行。在鄉村，千家萬戶言之鑿鑿，稱燕子是不會到為非作歹之徒家裡築巢的。

燕子展翅斜飛，以一種別致的審美角度掠過春天的邊際。牠口裡銜着草根，或者一口口泥土，混合着自己的唾液，築就溫暖的巢穴。這份工作，在大多數人眼裡幾乎不值一提。但是，在燕子則是一份需要鏗而不捨努力的工作。為了在鄉村安家，為了擁有一套「房子」，這溫暖的生靈掠過水面、掠過田野和草地，用一口口泥、一根根草根和樹枝，終於築就新家。

牠們嬌小的身影，為傳統的生活注入了多少詩意！「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燕子和鴛鴦都是讓人歡喜和懷戀的鳥兒。燕子勤奮，讓人想起打拚的草根；鴛鴦則讓人聯想到愛情。這些給人祝福的鳥兒，毫不理睬人們少見多怪的錄像、攝影。表面看，陸巷依舊生生不已地度着如常的日子，但昔日歲月終究已成明日黃花。於是我們欣慰地看到，明代、清代的街景中，活躍着的，分明是今天的人。

我喜歡燕子，喜歡看牠們一家其樂融融的樣子：老燕緊扣小爪，斜立在壁上。牠的身旁，一溜兒長着黑腦袋、黑眼睛的雛兒望着老燕，讓人禁不住心生羨慕之情。這瞬間的詩意，打濕過多少行人的眼睛。

《西廂記》裡的普救團圓一節，講崔家宴請張生。前兩句唱詞寫道：「雨打籬色深閉門，燕泥已盡落花塵。」意思是關門閉戶、灑掃庭除，只為了感謝恩人。當然，也有人說，這是暗示小姐已經準備好款待公子，要與公子結成良緣。這是傳統的叛逆式愛情，最終的結局一般都是女方被拋棄，或者因極度失落而分手。所以，對於花期期的女孩子而言，私奔或偷情都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情，「女之貽兮，不可說也」，這是警句。

《紅樓夢》裡，在馮紫英家中，賈寶玉獨出心裁，擬出一個酒令。其中，「雨打梨花深閉門」一句再次被請了出來。這讓人不禁想起「閒敲棋子落燈花」的孤寂與閒適。人生短暫，能有三兩個聊得來的朋友，就已經非常幸運了。與喧鬧相比，孤獨乃是常態。學會享受孤獨的人，或許才是真正的達人。

但「雨打梨花深閉門」也罷，「閒敲棋子落燈花」也罷，似乎都過於淒清。只有小燕子那嘰嘰喳喳的聲音，才能為恬淡的生活增添幾分活力與詩意。

《隋唐嘉話》裡有一節文字，記載了兩個文人的悲劇。「楊善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偏偏他的手下有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薛道衡。薛後來因事被隋煬帝誅殺。據說，他死的時候，隋煬帝洋洋得意。他說，「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其嫉妒之情，溢於言表。只是，嗜殺成性的隋煬帝，下場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千百年後，散發出泥土芬芳的魯南野地裡，當我想起「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的詩句，心中不禁黯然。為楊、薛等人的命運，也為群星璀璨的中華文化與傳統。



■燕子為傳統的生活注入詩意。 網上圖片